

咱爸咱妈

离家的行囊

□刘敏

凡人小记

住院观察

□侯战飞

发烧、咳嗽持续了4天,我意识到自己病得不轻,所以决定到大医院做个全面检查。

“血象太高了,先住院观察一段时间吧!”医生拿着血液化验单严肃地说。一听说要住院观察,我顿时傻眼了,难道我得了不治之症?我首先想到的是给爸妈打电话,爸妈听到这个“噩耗”受得了吗?说实话,我害怕死亡,因为我还年轻,我的事业尚未完成,我还没来得及成家。我是家里的独苗,如果就这样突然死了,爸妈以后指望谁?越想越怕,我感觉心脏已经停止跳动,身体也慢慢变凉了。

医生开了药方,上面的字迹很潦草,没想到我的“死亡通知单”竟是这般丑陋。我问医生:“血象太高是啥病?”医生瞥了我一眼说:“吃点儿药,输几天液,先观察观察。”顿时,我被吓哭了。我走在从会诊室到药房的路上,所有人都在看我,有偷着笑的,也有满脸疑问的。

带着一大袋口服西药和十几瓶输液药水,我到了住院部。我很小心地问扎针的护士:“姐姐,血象太高是啥病?会死人吗?”护士扑哧笑了:“哪有那么严重,通俗点讲就是体内有炎症,消消炎就好了。”

原来只是虚惊一场。如果医生的话能让普通老百姓听懂该多好啊!

过完春节假期,又到了返程的时候。离家的前一天晚上,妈妈开始帮我收拾行囊。家里炸的麻花、做的豆腐,甚至院里花椒树上结的花椒,都被妈妈装进了我的行囊。这次,她还杀了一只鸡,炸了鸡块给我装了一包。妈妈总是这样,恨不得把整个家都打包让我带走。

看着妈妈忙碌的身影,我想起了高中时候的事。当时学校实行封闭式管理,学生只能在学校食堂里吃饭,饭菜缺油水。那时,只要有机会,妈妈就会去买一块肉,把瘦肉部分用香菜炒了,让我带到学校当咸菜吃,为了让其保存得久一点儿,她总会多放点儿盐。

虽然我已参加工作,再也不会发生吃不好、吃不饱的事,但每次离家之前,妈妈依然会在我的行囊里装很多吃的东西,这些东西大部分是她在我回家期间做的,端午节的粽子、中秋节的月饼、春节的麻花是保留项目。

每次看着妈妈收拾的一堆东西,想着第二天漫长的旅程,我总是说:“妈,豆腐我不带,鸡肉我不带……超市里什么都能买到。”最后的结果总是我仍会带几样回来。

这次因为下雪,我正月初五就离家了。到洛阳后,我收拾了一下就赶紧出去找吃的,可附近的超市里只有白菜卖,常去的饭馆又都没营业,幸好有妈妈给我打包的东西。

打开行囊,拿出挂面和炸鸡块,我自己做了一碗香喷喷的鸡块面。吃着面,我想起了妈妈说过的话:你们就像飞出去的风筝,线就是亲人的牵挂。

是的,我走多远,牵挂的线就有多长,妈妈的心就会跟着走多远。我终于明白,其实行囊里装的不仅仅是妈妈亲手做的吃食,更是“儿行千里母担忧”的牵挂。以后,我再也不会对妈妈说超市里什么都有话了,妈妈让带的东西,就多带点儿。

绘图  
仁伟



流光碎影

老鼠嫁妮

□王湘云

小时候,我盼着过春节,春节过完又盼着过正月十五。正月十五过完,孩子们有些失落,大人们又说:“正月十七,老鼠嫁妮。”这是一个民间传说,不是什么节日。

我问妈妈“老鼠嫁妮”是什么意思,妈妈说:“就是老鼠的女儿在正月十七这天夜里出嫁,做新娘子。这天夜里人们都要把自己的鞋子收好,要不会被老鼠偷去作轿子用。”

妈妈的回答一下子把我带入了童话世界,我平时厌恶老鼠,可这时老鼠在我心里变成了可爱的精灵。我多次看到人世间娶新娘子的情景,脑海里便浮现出老鼠娶新娘子的欢乐场面:一群老鼠抬着一只鞋子,鞋子里坐着老鼠新娘,她穿着红色的嫁衣,羞羞答答。前面走着老鼠新郎,身上挂着大

红花,满脸幸福。还有老鼠吹喇叭、放鞭炮……

我想,老鼠娶媳妇需要轿子,人们怎么能舍不得把鞋子借给它们呢?我不管别人怎么做,我在睡觉的时候把自己的一双鞋子脱了,放在床下,让老鼠能够找得着。大姐笑我“成鼠之美”,我知道她在嘲笑我,可我管不了那么多。

这天夜里我躺在床上,眼睛睁得大大的,不想错过老鼠嫁妮那美丽的一幕!但是眼睛不争气,我不知不觉睡着了。

第二天听到公鸡打鸣,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,向床下一看,一双鞋子好好地放着。我问妈妈:“昨天夜里老鼠娶新娘子了吗?”大姐抢着说:“娶了!在你睡着的时候。”我点了点头:“这些老鼠借了东西还知道还呢!”

五味人生

都是热情惹的祸

□张新乐

妻子很热情,不分对象、不分场合,有时热情得让人难以接受。

两年前,妻子听人说,某品牌的温热理疗器治疗颈椎病、肩周炎等特有效,就借钱买了回来。买回家后,妻子不仅自己每天做两次,还逼着我每天做两次。

不知是机器的效果,还是心理作用,我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肩周炎真的好了不少,妻子的腰痛、坐骨神经痛也轻了许多。于是,妻子便把理疗器当成了神物,但凡谁有个腰疼腿疼的,她都会热情地向人介绍理疗器的好处,并竭力劝说其到商家开办的免费体验馆体验,简直成了商家的义务推销员。

亲戚朋友到家里串门,她更是热情地拿出理疗器让人家体验,不厌其烦地介绍机器的温热理疗原理,几乎到了“体贴入微”的地步。

久而久之,我发现,跟我们主动接触的熟人越来越少,仿佛有意躲着我们似的。我百思不得其解,直到前不久,一个好友悄悄向我打听妻子是不是某理疗器的业务员时,我才恍然大悟。

唉!都是热情惹的祸。

市井写真

骚扰

□徐志锋

昨天,外甥女一进门就把手袋一摔,愤愤地骂道:“该死的司机!”我凑上前问她怎么了,她悻悻地说:“我被无赖司机骚扰了!”原来,她一上车就刷了卡,但坐了不到五站路,这个司机变着花样找她的麻烦,先说她没刷卡,等她再次刷卡后,又说卡好像没刷响,气得她当时就把司机抢白了个够。

我感到蹊跷,相信事情不会那么简单。沉思片刻,我猜测说:“他是不是在提醒你什么?比如你装卡的……”不等我说完,外甥女一声尖叫:“天啊,我遇到贼了!”她的手袋上有刀片划过的痕迹,连手袋里绿色的手机套都看得一清二楚。这回她傻眼了,我明显地看出她一脸愧疚。

啼笑皆非

住小三儿家

□高学广

老马、老金和老海都是老门老户的老城人,且都有爱开玩笑的习惯。

一次,3个人见面,老金略带怨气地数落老马:“我给你家打了好几个电话,为啥都没人接呢?”“天太冷,我搬到小三儿家去住了,那里有暖气。”老马回应道。“什么,小三儿?你什么时候养上小三儿了?快如实交代!”老金像发现新大陆一样。“都养30多年了。”老马如实回答。

“你老兄艳福不浅,快快请客吃饭,否则,我们肯定向嫂子告发你,让你鸡飞蛋打!”老金趁火打劫。一旁的老海悟出了其中的奥妙,不紧不慢地说:“告发什么啊,老马说的小三儿肯定是他家三儿子——马小三儿!”